

##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

王 琛

**内容提要** 在企业管理学中,“利基”被引申为用以研究中小企业如何开拓市场的“利基战略”等理论概念,这一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被发展为“利基外交”,一般被借以研究冷战后中小国家的外交特征。按照综合国力来分析,东南亚国家属于中小国家行列,因此东南亚国家在冷战后所采取的外交具有中小国家的“利基外交”的特征。但同时,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具有两个符合自身需求的特征,一是以东盟等地区性机制为支柱,作为开展外交的“根据地”,即以地区主义的方式来“寻求利基”;二是发挥自身优势、外交专长或者大国平衡战略等方式来扩展自身的外交空间,即“见缝插针”式地“拓展利基”。通过寻求、拓展“利基”,东南亚国家赢得了生存发展需要的外交空间并扩大了自身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东南亚国家 外交 利基外交 企业管理学 中小国家

---

\* 王琛: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510632)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冷战视阈下的东南亚‘区域主义’研究(1961—1991)”(项目编号:16BSS046)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暨南大学的资助。本文初稿曾在“第十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上宣读。感谢王逸舟教授、钟飞腾研究员、节大磊副教授、刘莲莲助理教授和其他老师、同学提出的修改意见,感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老师和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文章中的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冷战后,国际关系发生变化,全球化与跨国主义得到发展,但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地区热点问题等也越来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并不能完全掌握地区问题、热点问题的主导权,需要与中小国家展开合作,与此同时,大国之间就某一问题、议程存在分歧矛盾,中小国家则能借机展开外交,从中获利。冷战后国际关系的这些变化,给予中小国家发挥其自身优势,主动开展外交提供了机遇。东南亚国家基本上属于中小国家行列,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大多符合自身安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地区和平、地区合作做出了贡献。东南亚国家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活跃度不断上升,因此,学术界对东南亚国家的研究也是热情不减,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然而,学术界虽然对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外交特征的研究进行了各种探讨,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目前,关于东南亚国家外交特征的研究,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大国平衡外交视角进行分析。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迈克尔·利弗(Michael Leifer)认为,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战略中是以权力制衡为核心,通过制衡来维护自身的安全。<sup>①</sup>然而,有学者对利弗的观点进行批驳,认为东南亚国家的平衡战略不仅仅是权力的平衡,更是为了防止大国权力竞争所带来的冲突。<sup>②</sup>但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陆伯彬(Robert S. Ross)认为,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博弈使东南亚国家形成不同的战略选择,中南半岛的陆上国家选择追随中国战略,而海洋国家则拉住美国来制衡中国。<sup>③</sup>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香农·托(Shannon Tow)在陆伯彬的研究上做出改进,增加对中小国家对外战略中维护自身独立的研究,她认为,陆伯彬过于简化中小国家的行为,但对东南亚战略分化的描述基本上认同前者的判断。<sup>④</sup>米尔斯海默则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引起周边邻国的警惕,包括新加坡、越南这些

---

① Michael Leifer, *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89; Michael Leifer, e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ast Asia*,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6; Joseph Chinyong Liow And Ralf Emmers, eds., *Order and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Essays in Memory of Michael Leifer*, London: Routledge, 2006.

② Khong Yuen Foong, "Making Bricks without Straws in Asia-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10, No.2, 1997, pp. 289-300.

③ Robert S. Ross,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15, No.3, 2006, pp. 355-395;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1999, pp. 81-118.

④ Shannon Tow, "Southeast Asia in the Sino-U. S. Strategic Balan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6, No.3, 2004, pp. 434-459.

东南亚国家会与美国一道来制衡中国。<sup>①</sup> 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与贸易教授康灿雄(David C. Kang)则持与之相反的观点,他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认为东南亚国家会采取“顺应”或“追随”中国的战略。<sup>②</sup>

在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中,东盟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因此,很多学者从地区主义和地区制度构建的视角,透过东盟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进行研究。<sup>③</sup> 在这些研究中,也有学者强调观念、认同、规范及社会化等方面在建构东盟机制和东南亚的地区秩序中的作用,<sup>④</sup>东盟成员国“关于共同利益、规范和身份认同的一致是非民主的东南亚长期保持国家间和平的主要因素”。<sup>⑤</sup>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东南亚地区秩序在制度化建设方面容易受到大国竞争的限制,特别是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对东盟塑造地区秩序有很大的影响。<sup>⑥</sup>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大国关系下的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地区秩序构建等方面,但在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外交的主动性特征越来越凸显,尤其是在地区热点问题和国际部分议程中表现越来越主动,甚至是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这些问题议程扩大自身的外交空间和影响力,获取更多的国家利益。那么,冷战后东南亚国家是如何主动开展外交谋取自身利益、扩展外交空间的? 这些外交举措哪些特征? 这些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学者借用金融学中的“对冲战略”(Hedging)这一概念,分析东南

① John J. Mearsheimer,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 25,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an-china-rise-peacefully-10204>, 2017-12-24.

②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2003, pp. 57-85;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Helen E. S. Nesadurai, *Globaliz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Regionalism: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Routledge, 2003; Gerald Tan, *AS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3; Eero Palmujoki, *Reg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Palgrave, 2001; Estrella D. Solidum, *The Politics of ASEAN: An Introduction to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3. Kripa Sridharan and T. C. A. Srinivasa-Raghava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2007; 庞中英:《东盟与东亚:微妙的“东亚地区主义”》,《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2期,第29—37页;韦红:《地区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等。

④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王正毅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

⑤ Timo Kivimaki, “The Long Peace of ASEA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8, No.1, 2001, p. 5, 转引自王子昌:《国外东盟研究:方法与观点》,《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1期,第29页。

⑥ Mark Beeson and Diane Stone, “Pattern of Leadership in the Asia-Pacific: A. Symposium,” *The Pacific Review*, Vol.27, No.4, 2014, pp. 505-522; Whasun Jho and Soo A. Chae, “Hegemonic Disputes and Limits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Pacific Focus*, Vol.24, No.2, 2014, pp. 237-259.

亚国家在面对冷战后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它们是如何主动规避、抵消、转化安全风险的。<sup>①</sup>“对冲战略”主要是研究防范风险、维护自身安全,这只是东南亚国家外交的主动性表现的一个方面,对于以上问题的解释还存在不足,因此,有必要引入其他相关概念来更深入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关于以上所提出的问题,笔者认为,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符合“利基外交”(Niche Diplomacy)的特征,本文为此引入“利基外交”等相关概念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通过借用企业管理学中相关概念,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对“利基外交”等概念作相关的补充完善,在此基础上对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进行探讨。

## 一、“利基外交”的内涵及相关研究

“利基外交”中的相关概念是从企业管理学等学科中引申发展而来,因此,对“利基外交”的分析,需要对“利基”“利基战略”等相关理论概念进行追溯和探究。

1. “利基”的相关概念分析。“利基”是对英文单词“niche”的音译,“niche”原意是指“神龛、壁龛”,后被引申为狭小、合适的空间位置或者合适的工作,有拾遗补阙或见缝插针的意思,在生态学中的意思为“生态位”,是指每个个体或种群在种群或群落中的时空位置及功能关系。<sup>②</sup>20世纪中后期,这一概念被企业管理学借以引申,发展为“企业生态位”“利基市场”和“利基战略”等相

---

① 关于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的研究主要有:Kuik Cheng-Chwee,“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0, No.2, 2008, pp. 159-185; Jeongseok Lee,“Hedging Against Uncertain Future: The Response of East Asian Secondary Powers to Rising Chin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XXII World Con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Madrid, Spain, July 8-12, 2012; Evan S. Medeiros,“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9, No.1, 2005, pp. 145-167; 陈庆鸿:《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评析》,《当代亚太》2015年第6期,第133—154页;黄黎洪:《越南对华实施对冲战略的利害关系研究》,《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7期,第49—59页;唐小松、刘江韵:《论东盟对中美的对冲外交困境及其原因》,《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第16—22页;史田一:《地区风险与东盟国家对冲战略》,《世界政治与经济》2016年第5期,第74—102、158—159页;温饶:《东南亚国家的对华对冲:一项理论探讨》,《当代亚太》2016年第6期,第4—33页。

②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对“niche”一词的来源进行了说明:该词起源于17世纪初,源自法语,字面意思是“凹槽”,也有“niche”(筑巢)之意,源自拉丁语“nidus”(鸟巢)一词,参见《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5页;《剑桥国际英语词典》中对“niche market”做出解释:“利基市场是经济中的一小部分贸易领域,通常涉及专业产品。”参见《剑桥国际英语词典》(英汉双解),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8页。

关理论。<sup>①</sup> 在企业管理学中,“利基战略”一般是指中小企业通过专业化经营来占领这些市场,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所采取的策略。<sup>②</sup> 从“niche”的词源本意到生态学的借鉴,再到管理学加以发展,形成相关的理论,说明“利基”在学科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借鉴和发展,也证明了本文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

“利基”在国际关系领域被引申为“利基外交”,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中等国家(middle powers),一般是指在全球某些特定的问题议程上,中等国家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因此要予以强化,以获取甚至比大国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也有人将之翻译为“专长外交”或“小众外交”。<sup>③</sup> 目前,国内学界暂时没有专门文章或著作对“利基外交”进行阐述,而国外学者对“利基外交”的研究较为深入。“利基外交”这一概念由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部长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与前外交官布鲁斯·格兰特(Bruce Grant)在20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sup>④</sup>他们认为,“利基外交”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此类中等国家在国际上和自身熟悉的领域内实施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外交行为。<sup>⑤</sup> 也有学者认为,“利基外交”是中小国

---

<sup>①</sup> Michael T. Hannan and John. Freeman,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2, No.5, Mar., 1997, pp. 929-964; Michael T. Hannan and John. Freeman, *Organizational Ec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up>②</sup> 关于中小企业的“利基战略”的研究可参见康荣平等:《冠军之道:利基战略设计与实施》,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版;陈德富:《我国中小企业利基战略:调节因素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6月等;H. E. Aldrich, *Organizations and Environme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9; R. Miles and C. Snow,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Structure and Process*, New York: Mc Graw-Hill, 1978; D. Miller, P. H. Friesen, *Porter's Generic Strategies and Performance*, Working Paper,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1984; M. Porter, *Competitive Strate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sup>③</sup> 在国内的研究中,“利基外交”一般是在相关论著中有所提及,并没有详细阐述。参见戴维来:《中等强国崛起于国际关系的新变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2—113页;戴维来:《中等强国的国际领导权问题初探》,《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2016年第2期,第54页。

<sup>④</sup> “正是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在担任中等国家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时提出了‘利基外交’这一概念,在埃文斯看来,这个术语本质上的意思就是专业化(specialization)。”参见 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23; Alan K. Henriksen, “Niche Diplomacy in the World Public Arena: The Global ‘Corners’ of Canada and Norway,” in Jan. Melissen, ed.,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nd ed.

<sup>⑤</sup> Gareth Evans, “Middle Power Diplomacy,” *Edgardo Boeninger Memorial Lecture*, Santiago, 29 June, 2011, <http://www.gevans.org/speeches/speech441.html>, 2017-12-8; 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nd ed.

家利用本国的软实力和国际机制,使本国风险最小而利益最大化。<sup>①</sup>进入21世纪后,对“利基外交”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荷兰学者简·梅里森(Jan Melissen)对加拿大和挪威通过公共外交来寻求“利基”进行分析,她认为,“在全球化时代里,‘利基’专业化的外交不能被限制在边缘地带。‘利基外交’即使不能全部满足整个世界公共外交领域,但能够在(专业)舞台上发挥作用”。<sup>②</sup>从外交政策实践方面来看,近年来“利基外交”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一外交行为模式让中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不凡的表现”,<sup>③</sup>甚至有评论文章认为德国这样的国家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也应该采取“利基外交”的模式。<sup>④</sup>

2. 学界对“利基外交”的研究。目前,对“利基外交”研究较为系统的学者当属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F.库珀(Andrew F. Cooper),他在《冷战后中等国家的“利基外交”》一书认为,冷战终结给其他国家创造了施展外交的舞台,尤其是中等国家寻求“安全方面的细分利基”(secure segmented niches)的潜在能力被挖掘出来。<sup>⑤</sup>“利基外交”关注的是单个国家通过政策整合和实施来有选择性地识别并占领利基空间的能力。<sup>⑥</sup>库珀等人认为,冷战后,无论传统中等国家还是新兴中等国家都在国际关系中“寻求利基”,实施“利基外交”,维护自身的安全、经济利益,并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谋求自身的话语权。库珀为了区分不同类型的中等国家外交的特征,将中等国家的“利基外交”分为两种模型框架,并构建两种分析框架,对中等国家的“利基外交”的特征进行分析。首先,库珀的第一种分析框架是基本框架,是对传统中等国家

---

① Heather A. Smith, “Niche Diplomacy in Canadian Human Rights Policy: Ethics or Economics?” in Rosalind Irwin, ed., *Ethics and Security 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Toronto: UBC Press, 2001, pp. 77-94.

② Alan K. Henriksen, “Niche Diplomacy in the World Public Arena: The Global ‘Corners’ of Canada and Norway,” in Jan. Melissen, ed.,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84.

③ 目前,对“利基外交”的评价都比较积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韩国问题专家斯科特·斯奈德(Scott A. Snyder)就认为韩国的“利基外交”表现不凡。参见 Scott A. Snyder,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 Opportunity for Niche Diplomacy by Middle-Power Kore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eptember 23, 2015, <https://www.cfr.org/blog/un-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opportunity-niche-diplomacy-middle-power-korea>, 2018-05-08.

④ Sebastian Heilmann, “Niche Diplomacy at Work,” Berlin Policy Journal, April 27, 2015, <https://berlinpolicyjournal.com/niche-diplomacy-at-work/>, 2018-05-08.

⑤ Andrew F. Cooper, “Niche Diplomacy: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Andrew F. Cooper, ed.,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London: Macmillan, 1997, pp. 4-9.

⑥ Ibid., p. 9.

进行分析,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挪威等国家。库珀将这些放置于两个相互交叉的轴线上,以突显其“利基外交”的特点,并将之成为“中等国家再定位”(Relocating Middle Powers)。如图 1,纵轴表示外交操作程序的形式,两端分别为“冒险”决策形式和“常规”决策形式;横轴表示外交的活动范围,两端分别为“扩散”型和“离散”型。库珀认为,澳大利亚的利基外交从其公共外交和风险的承担上看属于“冒险式”,在活动范围上属于“离散型”,在少数国际议题上寻求利基;而加拿大与之相反,属于“常规式”和“扩散型”,加拿大强调国际机制建设和管理技巧,并在广泛的国际议题上寻求“利基”,如推动世贸组织的建设、参与《国际海洋公约》、人权问题上支持女权运动等。<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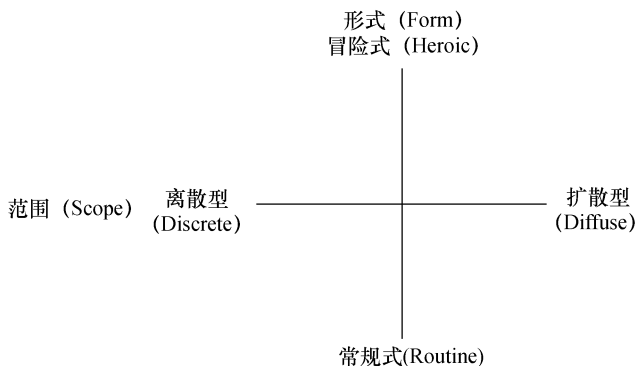


图 1 中等国家外交行为的基本框架

资料来源:Andrew F. Cooper, ed.,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p. 10。

库珀的第二种分析框架是分析新兴中等国家的扩展框架。库珀认为,这些新兴的中等国家的外交行为已经超越了基本框架,譬如马来西亚、阿根廷、印尼、韩国等这些新兴中等国家在寻求利基时的外交行为,在形式和范围上符合前一种分析框架,但其自身有着明显与前者不同的,因此,需要一种扩展的框架来进行分析。如图 2,库珀依旧采用第一种框架的模式即十字形模型,纵轴表示外交行为的类型为强度,两端分别是“好斗式”和“随和式”,横轴则表示外交活动的关注点即目标,用“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分别表示两端。以马来西亚为例,马来西亚在国际社会上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尤其是它对美国采

<sup>①</sup> Andrew F. Cooper, “Niche Diplomacy: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Andrew F. Cooper, ed.,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London: Macmillan, 1997, p. 10.

取的“对抗”政策,以此来寻求“利基”,外交行为类型上马来西亚“好斗型”。在关注点上,马来西亚紧紧依靠着东盟这一地区组织,具有明显的地区主义导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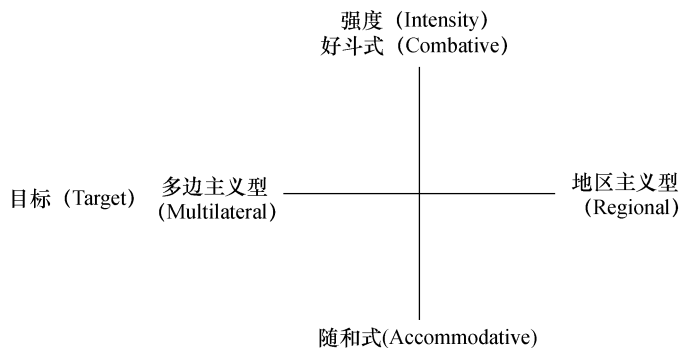


图2 中等国家外交行为的扩展框架

资料来源: Andrew F. Cooper, ed.,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p. 17。

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相关研究相对较少。除库珀主编的书中对以马来西亚作为案例对“利基外交”进行分析外,新加坡学者莫莉·卡巴雷若-安东尼(Mely Caballero-Anthony)等对新加坡在水务方面的“利基外交”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新加坡近年来在水外交上展现出‘利基外交’特征,通过水资源管理方面的专门知识转化为一种外交手段,加强其区域和国际地位和影响。”<sup>①</sup>因此,对东南亚国家“利基外交”的研究相对比较单薄,有待进一步探讨。从“利基外交”等相关概念的引入和发展历程来看,借鉴这一概念能够更好地解释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在地区问题、热点问题上发挥外交的主动性甚至是主导性,同时也为研究东南亚国家在冷战后的外交战略提供一种新视角。

## 二、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 “寻求利基”到“拓展利基”

从国家综合实力方面,东南亚国家基本上属于中小国家,但在经济社会发

<sup>①</sup> Mely Caballero-Anthony and P. K. Hangzo, “Singapore: Niche Diplomacy through Water Expertise,” *EASTASIAFORUM*, Jan. 31, 2013,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3/01/31/singapore-niche-diplomacy-through-water-expertise/>, 2018-05-08.



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在维护地区秩序、发展地区经济等方面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制定了符合自身的国内政治经济战略,也得益于东南亚国家所采取主动的外交战略。东南亚国家通过主动地开展外交不仅维护了自身安全,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通过东盟等地区机制构建起一套以“东盟方式”(ASEAN way)为核心的规范,“通过制度的力量和规范的作用对大国的地缘政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sup>①</sup>并且在地区热点问题和部分国际议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扩大了东南亚国家的外交空间和影响力。

### (一) 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分析框架

在对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分析前,需要对相关理论和概念进行阐述,以更好地为本文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在企业管理学中,中小企业的“利基战略”理论认为,“目标市场的更加细分,它根据对目标市场的分析,利用企业自身特有的条件,在竞争对手获利甚微或力量薄弱的小块市场,选择一个合适的产品或服务,集中全部资源,进行利基市场培育,通过为消费者提供具体的、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使该种需求获得最大的满足,在局部形成必胜力量后,以多种途径建立壁垒,强化其竞争优势”。<sup>②</sup> 利基战略的目标是在一个产业小的范围内获得实际的垄断地位,免遭竞争和他人的挑战,通过差异化和专业化取得竞争优势。<sup>③</sup> (参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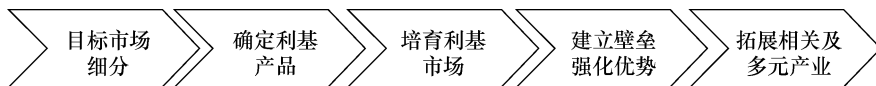


图 3 中小企业的“利基战略”路线图

资料来源:王莉:《利基战略与中国后发型企业国际化成长路径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08年第11期,第41页。

与中小企业的“利基战略”类似,中小国家的“利基外交”首先就是要考虑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自身所拥有的优势,也

① 朱琨:《小国政治的艺术:读〈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博览群书》2005年第1期,第102页。

② 王莉:《利基战略与中国后发型企业国际化成长路径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08年第11期,第41页。

③ 陈德富:《我国中小企业利基战略:调节因素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6月,第12页。

就是“判断利基”。然后,找到符合自身的外交方式即“寻求利基”的方式,以此来维护自身基本的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小国家通常会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并与其他中小国合作,发挥地区主义或者多边主义,在多方场合寻求基本的外交空间,维护基本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中小国家在“寻求利基”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利基”的外交,在一般情况下,中小国家“拓展利基”的方式也是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在地区议程或者专业议程中取得主动权甚至主导权,维护地区安全、经济等方面的秩序,并在大国关系发生变化时为自身谋求更多的利益和更高的国际地位。这就是冷战后中小国家的“利基外交”的基本特征。(参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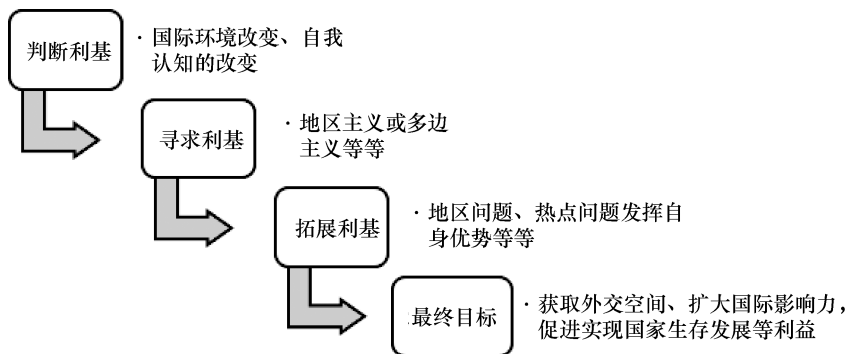


图4 冷战后中小国家的“利基外交”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此外,根据加拿大皇后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理查德·诺莎尔(Kim Richard Nossal)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斯塔布斯(Richard Stubbs)在分析马哈蒂尔时期的马来西亚的外交时,借用加拿大外交官和国际事务研究院资深学者约翰·W. 霍姆斯(John W. Homles)提出的“中等国家的国家能力”(Middlepowermanship)等概念,<sup>①</sup>提出中等国家的国家能力包含五个内在关联的特征,即范围、类型、关注点、形式与平台。从范围上说,虽然不

<sup>①</sup> 关于“中等国家的国家能力”的概念可参见 John W. Homles, “Is There a Future for Middlepowermanship?” in J. King Gordon, ed., *Canada's Role as a Middle Power*, Toronto: 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6, pp. 13-68; Robert W. Cox, “Middlepowermanship, Japan, and Future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44, No.4, Autumn, 1989, pp. 823-862; 这一概念在此处特别是指一种外交政策行为的类型,特别是指中等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Kim Richard Nossal and Richard Stubbs, “Mahathir's Malaysia: An Emerging Middle Power?” in Andrew F. Cooper, ed.,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p. 149.

能与大国的利益遍布全球范围,但中等国家能够参与到广泛的国际事务当中,而且常常会超越其所在地区的范围;从类型上分析,中等国家一般是国际问题的积极参与者,甚至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专业性方案;从关注点上看,中等国家十分关注降低国际冲突以保障自身的利益;最后从形式与平台上分析,中等国家外交政策采取的是依靠多边主义或者地区主义,借助国际机制或者多边国际组织来发挥自身优势。<sup>①</sup>随着冷战后新兴中小国家的兴起,在这些新兴国家在外交方面的表现也满足这个五个特征的内涵,而这五个特征也与库珀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所阐述的内容相一致,因此,能够作为笔者研究的理论依据。

据此分析,笔者认为,中小国家的“利基外交”就是“寻求利基”到“拓展利基”的过程,其最终目标仍然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在应对国际环境变化时为维护自身利益,采取通过地区合作方式来维持地区秩序,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是东南亚国家“寻求利基”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东南亚国家在地区秩序、制度及规范的建设和推广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上东南亚国家的地理位置使其拥有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这些使得东南亚国家能够通过各种外交手段在地区议程、专业议程上发挥自身优势来扩展利益,即东南亚国家“拓展利基”的特征。

根据库珀对中等国家的分析框架及五个关联特征等相关研究,笔者构建二维分析框架(参见图5),由于东南亚国家在外交战略的范围上无法与大国相比较,且基本上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议程及东南亚地区相关的问题相关,这就与关注点有相同意义,因此,“范围”这一特征可不做考虑。本文将从从类型、关注点、形式与平台四个特征出发,构建起二维单向分析模型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战略逻辑进行分析。从横向上看,东南亚国家需要基本形式与平台来“寻求利基”,与其他中小国家相类似,东南亚国家的外交较多依靠的是多边平台、地区平台,通过这些平台来为自己谋取基本的外交空间,或是在这些平台上获取外交机会,来谋求基本的安全和发展利益。从纵向上分析,由于东南亚国家的自身优势或者把握外交时机的能力存在差异,因此,东南亚每个国家的“利基外交”都有不同类型,关注点也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发挥各自的优势来“拓展利基”,拓展符合自身的外交空间,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以谋取更多的利益。

---

<sup>①</sup> Kim Richard Nossal and Richard Stubbs, “Mahathir’s Malaysia: An Emerging Middle Power?” in Andrew F. Cooper, ed.,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pp. 149-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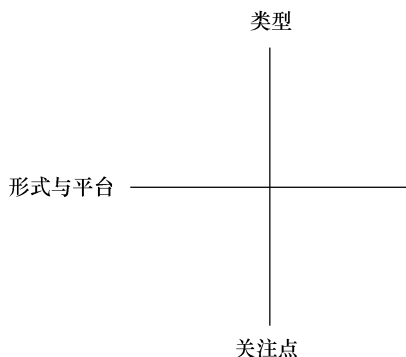


图5 本文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二) 从“寻求利基”到“拓展利基”

随着冷战后国际关系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东南亚国家对国际环境及对自身认知也发生变化,因此,它们在外交上也需要改变。东南亚国家需要对国际关系变化及其自身进行基本判断,从而确定“寻求利基”的方式,进而寻求到符合自身的外交策略,在地区乃至全球中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扩大国际影响力,以谋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

### 1. 冷战后国际关系变化与东南亚国家自身认知的改变

除泰国外,东南亚国家基本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冷战时期它们都受到两极格局的强大压力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和威胁,因此,这一时期东南亚国家在安全生存方面十分脆弱。在经济技术方面,东南亚国家主要依靠大国的经济援助和贷款,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对大国的依赖性也十分明显。随着冷战结束,大国关系发生变化,苏联的解体使得“东盟各国实际已经不存在来自任何外部大规模入侵的威胁,它们已经不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了”。<sup>①</sup> 在面对中国崛起,美国的霸权,以及日本和印度等大国影响时,东南亚国家采取“务实的且不带意识形态的政策,欢迎这些大国的贸易与投资为东盟所带的利益。在保证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自主性及东盟成员国最大可能独立性的同时,东南亚国家也寻求自身与大国之间相互关联和互惠互利”。<sup>②</sup>

① 曹云华:《东南亚区域合作》,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② K. V. Kasavan and Daljit Singh, eds.,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Responding to Changing Geo-political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New Delhi: KW Publishers Pvt Ltd., 2010, p. 22.

冷战结束也促使东南亚地区内部发生变化,柬埔寨问题得到解决,越南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进行“革新开放政策”融入国际社会等一系列变化,使东南亚内部的威胁得到解决。进入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各国国内政治日趋稳定,东南亚国家的安全脆弱性大大降低,虽然在 1997 年金融危机后出现波动,但这些国家的生存安全状态基本稳定。联合国、东盟等国际组织发展也给东南亚国家创造了施展自身的外交战略的平台,使它们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重新认知。东南亚国家借助东盟这一地区组织,在地区秩序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冷战后国际环境变化和东南亚国家对自身认知的变化,给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寻求利基”的基础,并能够以此“拓展利基”,为自身谋取更多的外交空间和国家利益。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基本形式与平台,东南亚国家依靠地区主义,即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主义形式与平台来“寻求利基”。和中小企业尤其专长的利基和局部优势的“根据地原则”一样,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战略注重地区主义,特别是东盟的成立和发展,在东南亚国家维护地区秩序与安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东南亚国家营造了良好的地区和国际关系环境。东南亚国十分重视东盟,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主义机制成为东南亚国家“寻求利基”的基本方式;第二,“拓展利基”的类型与关注点。东南亚国家采取不同路径来拓展自身的“利基”,但终归到底都是一种“见缝插针”。中小企业无法与大型企业进行全方位争夺,但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来争取大企业不重视或不感兴趣的“利基市场”,培养企业自身的市场与品牌。东南亚国家借助地理位置优势、自身的软实力、大国竞争中的缝隙等,通过这些方式来“拓展利基”,在地区热点问题、部分国际问题上能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为自身的利益与发展谋取外交空间。

## 2. “寻求利基”的形式与平台:地区主义

全球化发展带来地区主义的兴起,“国际体系的新兴国家发现,地区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它使其能够避免遭受大国对其主权和自主权的干预。地区主义也被第三世界国家当作是实现共同经济和政治互信的方法”。<sup>①</sup> 东南亚各国领导人认为国际体系是弱肉强食的,虽然这一认识各国并未达成一致,但对外部威胁的这一认知是东南亚地区主义法治的主要推动力。<sup>②</sup> 东南亚国家

① [加拿大]阿米塔夫·阿齐亚:《地区主义和即将出现的世界秩序:主权、自治权、地区特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2 期,第 64 页。

② Narine, *Explaining ASEAN: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 10.

的地区主义的形式与平台主要是东盟以及与东盟相关一系列地区性的国际组织,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以东盟为中心,推动东南亚地区乃至东亚地区的安全、经济合作,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东南亚国家在“寻求利基”的过程中,最基本路径是通过地区主义来实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维护地区安全秩序,二是地区经济发展合作。东盟成立的目的是东南亚国家为解决自身生存和安全问题。1976年,东盟五国签订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被视为维护地区团结与和平的法宝,东盟希望将此条约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更大范围,将其作为构建新“地区”国家间关系的法制基础。<sup>①</sup> 冷战结束后,在构建和维护东盟地区主义安全秩序的框架下,东南亚国家解决柬埔寨问题、印支半岛安全问题,扫除了影响自身发展的地区安全隐患,而后又将东盟发展扩大,在1997年吉隆坡峰会上,提出构建东盟共同体。2003年,东盟发表《东盟协调一致宣言 II》(the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 II, Bali Concord II),提出2020建成东盟共同体,通过加速建立东盟共同体来促进东盟一体化,将强化东盟在地区发展架构上作为驱动力的中心地位。在菲律宾第十二次东盟峰会上,东盟领导人决定提前到2015年建立东盟共同体,包括政治安全共同体(APSC)、东盟经济共同体(AEC)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ASCC),其中政治安全共同体的构建目标是为了保证东南亚各国间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相处,建设一个民主和谐的国际环境。<sup>②</sup> 东南亚国家之间通过地区主义保证各自安全关切,寻求符合自身的利基,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在与周边大国交往时也通过地区主义,发挥自身的地区优势,推行“东盟方式”,促进大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以主导地区事务,寻求利基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东南亚国家通过1994年创办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将东南亚这些中小国家同周边大国联系在一起,促成东南亚国家与大国进行安全合作,防止单一大国控制该地区,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利益。正如迈克尔·利弗所说,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不仅使其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官方级别的安全框架,也是小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起不同寻常的领导角色的体现。<sup>③</sup> 另外,东南亚国家与中日韩建立“10+1”和“10+3”合作机制,虽然这二者起初是为经济合作而

① 韦红:《地区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② ASEAN, “The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Blueprint,”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June 2009, <http://asean.org/wp-content/uploads/images/archive/5187-18.pdf>, 2018-05-08.

③ Alice D. Ba, *[Re]Negotiating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Region, Regionalism,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Natio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89.

设立的,但也扩展到安全领域,使东南亚的安全地区主义(security regionalism,也可译为安全区域主义)扩展到东亚,不局限于东南亚,从而使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多一层保障。东南亚国家通过东盟、东盟地区论坛、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与中日韩的合作机制等地区主义机制,利用地区主义寻求到自身安全方面的“利基”,并为寻求经济方面的“利基”打下了基础。

其次,东南亚国家推动地区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在经济方面“寻求利基”。东南亚国家的地区主义一开始主要是维护自身安全所实施外交战略。虽然在东盟成立后,成员国之间进行着经济合作,但在冷战时期,“东盟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主要是竞争性的而非互补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也相当底。……东盟国家各自的工业发展程度不等”。<sup>①</sup> 随着冷战结束,加之全球化加速经济发展的时代来临,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时,东南亚国家无法单独面对挑战,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必然,推动区域一体化,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考虑就是提高自身讨价还价的能力”。<sup>②</sup> 1992 宣布设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开始加速合作,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发展,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也得到提升,虽然期间受到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并未阻止东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进入 21 世纪后,东盟国家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不仅局限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降低关税、进行零关税的自由贸易,还推动“10+1”“10+3”自由贸易,与周边的地区大国分别建立起自由贸易区,以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并且通过地区主义机制寻求利基,发挥自身优势,使东南亚国家在与大国的经贸关系中取得对等的地位甚至是主导作用。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东盟承诺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2009 年东盟国家签订《东盟商品贸易协定》(the ASEAN Trade in Goods Agreement, ATIGA),2012 年《东盟全面投资协定》(ASEAN Comprehensive Investment Agreement, ACIA)生效,2011 年采用《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the ASEAN Financial Integration Framework)。<sup>③</sup> 随着东盟共同体加速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使得经济合作发生外溢,不再局限于经贸关系,合作扩展到科学技术、能源、金融、旅游等各方面。<sup>④</sup> “东南亚国家

---

① [新加坡]许通美著,阿米托夫·阿恰良编:《探究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门洪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63 页。

② 王玉主:《东盟 40 年: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机制(1967—20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9 页。

③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Brief,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June 2017, p. 7, [http://asean.org/storage/2017/06/AEIB\\_No.01-June-2017\\_rev.pdf](http://asean.org/storage/2017/06/AEIB_No.01-June-2017_rev.pdf), 2018-05-08.

④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SEAN, <http://asean.org/asean-economic-community/>, 2018-05-08.

的地区主义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例子……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以及日益增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为东盟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在保护主义情绪高涨的浪潮中,东盟已经被视为开放地区主义的灯塔。”<sup>①</sup>由此可见,东南亚在寻求经济利基时所采取的是依靠地区主义,加强经贸合作,强化相互依赖,以获取发展自身的经济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强化经济方面的“利基”。

东南亚国家通过地区主义这一基本形式与平台,寻求自身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利基”,维护了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有效地应对外部和内部的挑战和威胁。地区主义是东南亚国家“利基外交”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东南亚国家“利基外交”中“寻求利基”的基石。

### 3. “拓展利基”的类型与关注点:“见缝插针”

“见缝插针”在企业管理学中主要是指中小企业避实击虚,不与大企业或强者展开硬碰硬的直接竞争,而是选择大企业所忽视的、不愿做或不会全力去做的业务范围,利用中小企业自身的优势、技术的专业化及细分市场,“见缝插针”地寻求并扩展“利基”市场,从而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获取市场空间。在国际关系领域里,中小国家如同市场上弱者一样,虽然它们没有实力与大国争夺地区和世界领导权,但它们可以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国际经济政治领域得到中心地位、外交专长或者在大国之间进行平衡,来获取外交主动权,扩展外交空间,在国际关系中谋取符合自身的利益和话语权。虽然东南亚国家各自国情不同,在“拓展利基”的类型与关注点各有不同之处,但它们所采取的外交方式在总体上符合中小国家“利基外交”中的“见缝插针”特征,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东南亚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东南亚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处,有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重要国际航道,又处于中国南部,与澳大利亚隔海相望,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东南亚在处理与周边大国关系时能够加以利用,从中获得利益。新加坡扼守国际重要航道——马六甲海峡,因此,新加坡的类型与关注点在于借助理地理位置优势实现经济发展,并且“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新加坡对外战略的重要砝码,新加坡‘大国平衡战略’的构思和实施与其地缘位置高度相关”。<sup>②</sup> 印尼也因地处两洋交汇处,有众多重要的海峡航道,其对外战略的关注点富有海洋性,特别是近几年佐科总统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印

---

<sup>①</sup> Pascal Lamy,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Preparing for Tomorrow in Today’s World,” in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Brief*,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June 2017, p. 6.

<sup>②</sup> 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1页。



尼的“海洋强国战略”强调四个外交重点：在外交和国际合作中突出印尼的海洋身份；通过中等强国外交政策提升印尼的国际形象；扩大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参与；加强公共外交。<sup>①</sup> 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展开外交来“拓展利基”，譬如越南，与中国接壤，又有金兰湾出入南海，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在进入 21 世纪后，越南都充分利用这一地缘优势。泰国地处中南半岛，东南亚的中心地带，因此，泰国“通过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形成以中南半岛各国为内环，以东盟为核心，以亚洲为外围的环形区域合作模式，担当本地区（主要是中南半岛和东盟）的主导地位，成为该地区在交通、贸易、能源、旅游等方面的中心和枢纽。”<sup>②</sup>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其中“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东南亚国家作为重点合作对象，很重要的原因是东南亚的地缘战略位置，而“一带一路”也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拓展利基”机会和平台。

其次，在地区热点问题议程上主动发挥自身优势“拓展利基”，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如上文所述，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国际合作，区域外大国也希望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合作解决与己相关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就给了东南亚国家进行“拓展利基”的空间。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利基”主要体现在反恐问题上。东南亚受恐怖主义威胁十分严重，因此，东南亚各国在反恐议题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密切的合作关系，“9·11”事件后，东盟国家加强了与美国等国的反恐合作，特别是几个深受恐怖主义危害的国家，反恐成为这些国家外交战略中重要的关注点。2001 年 11 月，东盟首脑会议首次通过《东盟打击恐怖主义联合行动宣言》，该宣言提出一系列“反恐行动计划”，强调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反恐斗争中，要加强综合性合作，就国际范围来说，联合国应起主要作用。<sup>③</sup> 反恐战争使菲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迅速升温，用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话说，美菲在反恐战争中已经是“军事同盟”。<sup>④</sup> 菲律宾在反恐问题不仅仅依靠美国这个传统盟友，近年来，杜特尔特采取对华友好政策也使得菲在反恐问题上得到中国支持。<sup>⑤</sup> 印

① 薛松、许利平：《印尼“海洋强国战略”与对华海洋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67 页。

② 曹云华、唐翀：《东南亚国家联盟：结构、运作与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2 页。

③ 张锡镇：《2002 年东南亚反恐回顾与展望》，《东南亚纵横》2003 年第 4 期，第 1 页。

④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to the Philippine Congress,” President Bush, Remarks to the Philippine Congress, Manila, Philippine, Oct. 18, 2003, <https://2001-2009.state.gov/p/eap/rls/rm/2003/25455.htm>, 2018-05-08.

⑤ 新华社马尼拉 2017 年 10 月 5 日电菲律宾国防部和武装部队 5 日在马尼拉接收了由中国援助的一批武器装备，这是中国今年第二次向菲方提供用以打击恐怖主义的武器。《中国向菲律宾提供反恐用武器装备》，新华社，2017 年 10 月 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7-10/05/c\\_1121764437.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7-10/05/c_1121764437.htm), 2018-05-08.

尼对美国全球反恐斗争的重要战略意义,所以,“9·11”事件后,布什政府主动采取一系列行动向印尼示好,印尼也顺水推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改善与美国的关系。<sup>①</sup>此外,印尼还借助其他方式或平台参与到该问题的议程设置之中,2011年与澳大利亚合作成立东南亚能力建设工作组,加强印尼在打击极端暴力犯罪利益相关者及在反恐问题上的信息共享等能力的建设;印尼积极参与、举办其他的反恐平台,2015年4月,在棉兰举办“关于加强和管理极端暴力罪犯的能力建设和培训研讨会”,以加强反恐的国际合作,扩大自身在反恐领域的影响力。<sup>②</sup>东南亚国家“拓展利基”的地区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南海问题。在南海问题上,东南亚国家之间本身虽然存在争端,且与中国在处理此问题时态度也不一致。东南亚国家借此问题在国际社会上寻求外交空间,扩展自身利益。相关国家一方面保持与中国的争端,让此问题始终是地区热点问题;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以弱者身份借机引入域外大国获得军事、经济的援助,这也是这些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特征。越南和菲律宾就是最好例证,两国的寻求利基外交战略恰好在此问题上表现十分突出。南海问题不仅盘活了越南外交,而且进一步提升了越南的地缘价值——尤其是越南在美国、俄罗斯、日本、东盟国家对华战略中的价值。<sup>③</sup>阿基若三世时期,菲律宾在南海地区与美国多次举行军演,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法庭进行仲裁,虽未成功,但菲律宾借此问题获得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支持;而杜特尔特政府未采取前任政策,力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从而获得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及其他援助。印尼虽然不是争端方,但也希望在南海问题上发挥作用,进而谋求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东盟各国认为南海冲突是冷战后东南亚爆发冲突的热点地区,然而,印尼却在以非官方方式来“管理南海地区潜在冲突”,防止冲突扩大,并且计划将其在南海问题上的倡议作为实例,为东盟在管理地区冲突上做出榜样。<sup>④</sup>近几年,随着中国崛起,在南海问题采取积极行动,引起美国等域外大国的关注并与中国在此问题上产生摩擦,印尼在此问题采取平衡策略,希望中美之间保持相互制衡,“以维护东盟的团结和在该地区问题上中心地位,从而维护印尼的利益”。<sup>⑤</sup>东南亚国家在地区问

① 曹云华:《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当代亚太》2002年第12期,第37页。

②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Indonesia, *Indonesia and Counter-Terrorism*,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Issues, January 20, 2016.

③ 张明亮:《“南海问题化”的越南外交》,《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第32页。

④ Amitav Acharya, *Indonesia Matters: Asia Emerging Democratic Power*, World Scientific, 2015, p. 67.

⑤ Ristian Atriandi Supriyanto, “Out of Its Comfort Zone: Indonesi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sia Policy*, No.21, January, 2016, p. 27.

题和发挥专长上所发挥利基战略远不止这两个问题,譬如湄公河流域区域治理问题,老、缅、泰与中、美等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马来西亚和印尼作为伊斯兰国家,在中东问题上能够发挥其他国家所不能发挥的作用,等等。<sup>①</sup>

最后,东南亚国家“见缝插针”特征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实施平衡战略,在大国的“夹缝”中寻求“拓展利基”的机会。冷战时期,东南亚国家成立东盟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也是为制衡越南谋求地区霸权,实现地区稳定。这一时期,东南亚部分国家特别是东盟初始成员国,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制衡苏联,防止苏联进一步控制东南亚。冷战结束后,东盟各国领导人对冷战后东南亚地区局势的担忧。就区域外层次而言,主要体现在:中国、日本和印度可能填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收缩和撤退后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并引发地区动荡和灾难。<sup>②</sup>为此,东盟国家希望通过与美国建立军事安全合作关系及建立东盟地区论坛等手段,利用美国来制衡中国、日本甚至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大国关系和地区国际关系发生变化,中日在东亚、东南亚地区进行竞争,美国推行“重返亚太战略”,并“决定加入东亚峰会并开始努力将其变成一个重要的地区安全论坛,与日本、韩国及其他同盟国的安全关系明显加强,以及深化与东盟 10 个成员国的关系”。<sup>③</sup>当前,在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中,东南亚国家起到的作用十分重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机制也越来越多,合作深度和广度也会加强。然而,双方也存在矛盾,随着合作的深入,美国、日本、印度等国试图干涉,进而阻碍中国与东盟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使东南亚成为中美等大国博弈的主要地区。对此,东南亚国家发挥大国平衡外交来为自身寻求“利基”,在大国竞争中维护自身的利益。“由于中国崛起大国竞争及东盟地位弱化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且在对冲过程中整体提升了各国和东盟的抗御力和吸引力权力,东盟保持住了地区合作框架的支点地位……在未来,东盟的对冲战略将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因为东盟自身

---

<sup>①</sup> 虽然印尼在梅加瓦蒂时期将精力放在解决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问题上,外交政策没有过多的涉及到中东地区事务,但是印尼国内的伊斯兰势力仍然是影响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 2001 年 9.11 事件后美国对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引发印尼国内强烈反应。参见 Rizal Sukma, *Islam in Indonesian Foreign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24-137。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印尼在中东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例如对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支持等等,参见 Jörn Dosch,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Southeast Asian Politic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7, p. 61。

<sup>②</sup> 曹云华:《东南亚区域合作》,第 109—129 页。

<sup>③</sup> Jeffrey A. Bader, “Obama’s China and Asia Policy: A Solid Double,” *Order From Chaos*, *Brookings*, Aug. 29, 2016,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6/08/29/obamas-china-and-asia-policy-a-solid-double>, 2018-05-08.

的凝聚力仍然有待提高,然而地区风险尤其是大国竞争却正在急速上升。如何应对新形势下不断衍生的困难,则是摆在东盟国家面前的长期挑战。”<sup>①</sup>总而言之,面对周边大国时特别是中美两国在近年来关系发生变化时,“处在中美两国大国之间,东南亚国家希望看到的最佳状况是中美良性竞争,可以获得双方献出的‘殷勤’,得到实惠;而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是中美冲突,殃及东南亚的‘城池’”。<sup>②</sup>因此,东南亚国家在今后仍然会采取有限制衡的战略,适应中国快速崛起后的“新常态”,谨慎应对中美关系的波动,维护自身的利益,以免自身成为大国竞争、冲突的棋子,继续充当区域合作的“助推器”和“驾驶员”。<sup>③</sup>

东南亚国家在“拓展利基”的类型与关注点远不止以上三点,还有在人权问题、意识形态领域、政权安全维护方面都在发挥着外交战略优势,但总体上看,其逻辑特征是发挥自身专长,利用各种外交场合“见缝插针”来“拓展利基”,维护国家利益。从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不断上升的活跃度和影响力来看,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从“寻求利基”到“拓展利基”都为自己的安全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地区和国际环境,也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巨大的外交空间。

## 结 语

冷战东南亚国家的诸多外交行为符合“利基外交”的特征。东南亚国家所采取的“利基外交”,主动开展外交,拓展外交空间,谋取符合自身安全和发展的国家利益。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的共同特征是以地区主义来“寻求利基”,与此同时,它们采用“见缝插针”的形式来“拓展利基”。从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中,不难看到冷战后国际关系变化,中小国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主动开展外交,甚至在部分国际议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而中小国家的主动开展外交也将进一步推动国际关系的多元化和民主化,推动地区和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随着东南亚等地区中小国家在国际舞台越来越活跃,这将进一步推动对中小国家的研究,同时也将推动对中小国家的“利基外交”等相关的研究。

① 史田一:《地区风险与东盟国家对冲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101—102页。

② 陈奕平:《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走势》,《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2页。

③ 陈奕平,王琛:《大国关系变动下东盟国家的战略选择:基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历史演变的分析》,《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13页。